

人世间

月亮代表我的心

慕然

我是ICU的医生。工作这些年,见过太多生死,也攒下一些总想记下来的故事。可每次拿起笔,都觉得无从说起。那些人和事,就像冬日里渤海支离破碎的冰凌,浮浮沉沉,却迟迟没有涌上岸边的那一刻。譬如,直到前几天,我才真正读懂了一个男人的故事。

男人的妻子住进我们科时,我把微信和电话留给了他。我向所有ICU的家属都这样说:重症监护病房虽然离死亡近,但也离希望近。只是我知道,男人也知道,面对妻子的疾病,我们最终可能只有叹息。

女人是私企的会计,男人开大货车。日子如水,清清淡淡,一家人在一起,却总是热热闹闹的。直到女人觉得乳房上长了点东西,查出来,是晚期乳腺癌。男人没有放手,他挖空心思开导她,卖了大货车,掏空家底,带她四处求医。我至今记得他攥着缴费单在走廊里跑的样子,一米八几的汉子,背影弯得像一张拉满的弓。

晚期肿瘤,多器官衰竭,能延续一个月生命,已属不易。可遗憾的是,生命不再重来时,我们终究无法让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笑容满面地离开。

女人走的那天,月光如水。我看见男人亲手为她擦洗、穿衣,眼泪

落在她额头上,他就用袖子去擦,一边擦一边低声诉说。说两人刚认识时的窘样,说孩子将来的学业、工作、婚姻,桩桩件件,说得那么认真,仿佛床上的人只是睡着了,明早还要起来给他做早饭。我站在门口,泪眼婆娑。

最后,男人说想再为女人唱一遍《月亮代表我的心》,那是他们婚礼上合唱的歌。沙哑的嗓音响起:“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

后来的联系中,男人告诉我,他比以前更努力地生活,一个人带着孩子,守着自己盖起的房子,守着那片土地。一年后,他微信告诉我,他再婚了。

我有些诧异,甚至想不明白:当年那个唱《月亮代表我的心》的男人,怎么这么快就重新牵起了别人的手?我不愿怀疑他的深情,却也找不到让自己释怀的答案。

直到前几日,这个答案自己来到了我面前。

我们科收进一位车祸病人,姓刘。出事时,他的妻子正在家里梳头发,虽是短发,却乌黑乌黑,很有精神。得到通知,她握着那把梳子就赶到了医院。后来我才知道,那把梳子,是她丈夫送给她的。

小刘伤情危重,我们拼命抢救,

命保住了,病情也渐渐好转。转出ICU那天,我问他:“还记得自己是怎么到医院的吗?”他想了想回道:“躺在担架上的途中还有点意识,之后就知道了。再醒来,就是在监护病房。”他顿了顿,又说:“当时我觉得自己不行了,翻来覆去只有一件事放不下,那就是自己的妻子。我希望她往后找一个比我更好、比我还爱她的人,陪她一起生活。”

他说得平静,我却久久说不出话。

原来一个人在生命尽头,最后想着的不是自己,而是所爱之人的往后余生。他不怕死亡带走自己,只怕死亡带走她的幸福。那一刻,压在我心头多时的冰,忽然化了,我终于读懂了那个再婚的男人。原来爱到最深的地方,不是占有,不是执念,而是愿你过得更好。

当晚,我给男人留言:“在天堂的她,一定也希望找一个更爱你的人,代她陪你走完余生。”

消息发出去时,窗外,一轮满月正越过楼顶,ICU的灯光彻夜不熄。我守着这扇门,听过太多来不及说的话、见过太多来不及拥抱的人。可我越来越相信,死亡带不走爱,它只是让爱换了一种形状。而我们要做的,是替那些先走的人,把他们没能走完的余生,继续走下去。

诗歌港

水中月

鲁从娟

月色漫进阳台
清辉悠悠,洒落盆中

母亲静坐窗前
抬眸,天上悬一轮圆魄
垂首,盆里漾一轮明月
水波微颤
月亮轻轻摇晃

天上的月,遥挂云天
盆里的月,近在眼前
母亲不说话,静静凝望
把人间的团圆,寄予这一汪清浅

心底翻涌着的故园思念
悄然淡去大半
一池如水月色
解却几分乡愁

仲秋(外一首)

陈颖

我把仲秋
定义为一日
这一日
该有的团圆都会有
以不同的形式
填满内心
这一日
圆月高悬
不动声色地描述
自古至今的离思
这一日
月光落在草尖上
眼前的小草
站成故乡的姿势

风筝

风筝挣脱我手中的线
飘啊飘
不见了踪影
它会飘进大海吗
化成一条色彩斑斓的鱼
它会飘上树梢吗
与两只喜鹊成为新邻居
在一个深夜的梦里
风筝飘啊飘
飘回到我的身旁

仰望天空

奋飞

天空点缀日月星辰
仙女挥舞白云
擦拭苍穹,不染一尘
天降甘霖滋润大地
庄稼丰收在望
农民喜上眉梢

仰望天空
极目处高远辽阔
风从云端来
拂过胸中的山河
田园家国
正铺开万里锦绣

最忆儿时中秋月

杨强

儿时的中秋,总带着烟火气的实在。故乡的秋来得早,老屋院落的老槐树刚染黄边,那棵爷爷的爷爷栽下的金桂就开了,风一吹,甜香钻进每个孩子的鼻子里。我们总爱围着灶台转,先盼着母亲炒芝麻,听铁锅里“噼噼啪啪”响,焦香混着热气往上冒;再等蒸芋头,锅盖一掀,带着泥土气的甜香裹着白雾涌上来,伸手捏一块烫得直跺脚。最让人心心念念的,是奶奶从樟木箱里取出的青石月饼模子,模子上的缠枝莲纹沾着往年的油渍与木香。

过节总要往老人家院里凑。父亲兄弟姊妹多,每到中秋,一大家子浩浩荡荡往爷爷奶奶家去。天还没黑透,父亲就提着水桶泼洒青石板,“刺啦”一声,尘土混着水汽散开;叔叔则扛出柏木八仙桌,放在院子中央擦得锃亮。等月亮从东边的屋脊后慢慢吞挪上来,先还是浑黄的一团,像一块浸了油的旧玉,慢慢升高了,就清亮起来,把整个院子浸在牛乳似的月光里。供桌上的月饼、花生、栗子被镀了银边,连墙根的南瓜叶都透着光,叶脉里仿佛淌着月光。

月下的人,才是中秋最

暖的底色。爷爷斜靠在老藤椅上,手里捏着温好的老白干,手指慢悠悠捋着山羊胡。等我们围过去,他就指着月亮讲吴刚伐桂、玉兔捣药,口中混杂着酒气,在秋夜里格外浑厚。我们小孩子信以为真,总觉得那轮明月的背后,神仙们也正围坐着,和我们一样享着团圆。奶奶坐在八仙桌旁,不怎么说话,就眯着眼笑,看我们追着月光跑。母亲和婶婶们是最不得闲的,她们忙不迭地在灶间与院子间穿梭,灶膛里的火映着她们的影子,在土墙上晃来晃去。她们一会儿往供桌上添香,一会儿又端出切好的月饼,裹挟着的甜香味道把每个人都熏得暖暖的。

农村好玩的地方极少,也没有好吃的零食,中秋月饼是最受用的。分月饼是中秋最热盼的环节,小叔抢在前面,把月饼切成小块,用盘子端着,见我们要伸手,他就笑着捂住盘子,一个个地分。我手里的四分之一块月饼总比别人的略大些,偶尔会引来小弟小妹艳羡的目光,于是乎弟弟妹妹们就会吵着说小叔偏心。小叔也不辩解,要么把自己的那份递过去,要么笑着看我们闹,笑着笑着就笑出了泪儿。有

时他会逗我说,你再不吃我就喂我的黄狗。我知道,小叔最喜欢养狗了。这时候,姐姐就会兴冲冲地带头唱起她临时改词的儿歌:“八月十五月儿圆呀,小叔为我们分月饼啊……”歌声附和着和谐的月光,漾在每个人的笑脸上,那和谐团圆的场景,多少年来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后来我们举家迁离故乡,一晃就是三十多年。母亲的樟木箱里,至今压着一张1983年的照片——我们一群孩子围着小叔,手里捏着月饼,身后是院中央的八仙桌,桌上的供品还沾着月光。每次翻出照片,小叔分月饼的模样、爷爷讲月亮故事的神情、奶奶坐在月光里的笑容,都清晰得恍如昨天。这些年,我在城里看过很多次月圆,可总觉得城里的月亮隔着一层雾霭,是淡漠而遥远的,没有故乡那轮明月的温润、透亮。

又是一年中秋夜,风从窗缝钻进来,带着几分凉意。窗外的月光静静流淌,恍惚中和故乡的月色渐渐重叠。我忽然懂得,我念着的从来不是某一轮月亮,而是月光下的人、烟火里的暖,是那些被亲情焐热的团圆时光。